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五代史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爲農民　五國故事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　馬令南唐書王審知爲農淳熙三山志王審知字詳卿本瑯琊人高祖曄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令遂世爲固始人也　冊府元龜王審知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兄潮爲縣史唐末羣盜起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五代史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爲縣佐緒署爲軍正　九國志潮字

信臣　五國故事長兄潮次兄郢及審知軍中號爲三龍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畧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弃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　玉壺清話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

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共爲之請方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或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爲潮所擒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五代史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衆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己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衆求帥乃刑牲歃血爲盟植劍于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爲將軍至潮拜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異即奉潮爲帥九國志時光啟三年八月也至景福二年盡有泉汀五州之地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馬令南唐書唐末羣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略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光啟二年福

建觀察使陳巖通鑑考異劉恕閩錄黃巢陷閩越巖聚衆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爲郡人患巖擒誅之連奔溪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之鎰表巖自代拜觀察使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五代史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爲理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

察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于壻范暉自
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
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卽表其事昭宗因建威
武軍于福州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
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
疾舍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
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
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文苑英華援王
潮威武軍節度使制門下朕言念蒸黎常勞盱食其在
遏徼尤所注懷況閩越之閩島夷斯雜非威望未足以
備伏匪仁恕詎可以惠綏其有善政已成殊庸不防則
宜假之鋏鋮錫以麾幢俾并節制之權式寵察廉之寄
具官王潮術深金賢學富王鈐彎弧傳百戰之名撫級
號萬人之敵才高御衆志本勤王風雲暗合於機謀霜
雪不移其節槩為仁由已重士逾山雅負將材光精夷
理自撫宰列郡振舉六條疲吐懷愛戴之心濟俗仰康
潔之德集是休烈益於聽聞而職貢交修賦與靡闕尊
主之誠可見勝殘之踐無踰是用負海建牙踰閩錫社
徇彼遠人之怨慰其閩境之情爰壯中攄仍遷左援爾
其守茲舊貫服我新恩勿恃貴以驕人無作戚以生事

更厲奉公之節益堅惠下之規別侯寵靈周爵績劾可某官主者施行 三山志景福三年入福州乾寧元年授潮觀察使三年陞爲威武軍拜節度使十二月葬晉江 九國志潮十二月丁未薨 梁溪漫志王審知據閩閩人避諱以沈去水而爲尤 三山志初潮末至民謠曰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至是驗 五國故事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爲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益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 青箱雜記光啟中陳巖爲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潮水來山巖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時又有謠曰騎馬來騎馬去葢光啟丙午亡國之應也

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

五代史唐末爲威武軍節度福進觀察使 九國志光化元年三月已丑受朝命十月癸卯授本軍節度使 稽神錄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家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兆

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禰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懍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

五代史累遷檢校太保封瑯琊郡王

九國志天祐元年四月封

淳熙三山志懷安開元寺戒壇唐天復三年建王審知於此開壇奏度僧三十人乞保昭宗鑾輅回京

黃滔御史集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列藩之業有地有地之職有民有民之道興禮樂惇忠孝以行事與禮樂惇忠孝以行事然後謀　者也築城池居其一城池既築進道德以居之樹神祇以尸之爲一方之巨防雖永古而無疑我相府瑯琊王王公之有閩越也具列藩之業脩有地之職行有民之道自乾寧四年丁巳至天祐二年壬戌凡六年禮樂興忠孝敦乃謀及城池城池既謀乃尸及神祇於是開元寺之靈山塑北方毘沙門天王一鋪全部落已鎮于城焉大矣哉所謂闍六韜濬七德建陽功配陰隋夫毘沙門梵音居言多閒也始自于閒剎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品宮

殿領藥又衆爲帝釋外臣以護南贍部洲其道入大乘得無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讖稽我公之築城也恹守地養民之本隆暫勞永逸之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陽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周圍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塹于地十有五尺杵土胎石而上上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外甃以磚凡一千五百萬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十間自廊凸而出之爲敵樓樓之層者二十有三又角立之樓六其二者層復層焉皆欄杆鉤聯參差煥赫而廊之若千步一鋪又各以鼓而司更焉凡三十有六謂之更鋪其四面之門八其南曰福安門福安之東曰清平門西曰清遠門其北曰安善門安善之東曰通遠門其東曰通津門通津之北曰濟川門其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扃開陽閭陰門之上仍揭以樓三間兩挾兩瞻修廊雙面遠碧門之左右又引而出之爲之亭兩間一廈又扉樓之門九曰暗門焉又水門三其二樹橋節波御帆入舟鳴舫柳浦迴環一郭堤諸萬戶之法以堰二渡之以橋九鏡瑩虹橫交舫走跡斯大城之制也奥南月城也東貯九仙西盛鳥石之二山嘉樹苗異茂草藏獸城上之廊一千十有三間其中七間謂之徘徊敵樓四十有九樓之層者

三其門二日登廨門郭璞記南臺江沙合節有宰相而
我公膺期令登庸門外橋名沙合橋道淸門其上之樓
其下之屏左右之引亭建瑞門八水門二其堰一其橋
五及廊之更鋪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西復距而
出之謂之橫城其東也城上之廊四十二間五厦其中
兩間兩面之敵樓其門一斯南月城之制也伊北月城
也城上之廊六百四十二間敵樓二十有六樓之層者
十其門二日道泰門巖勝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
之引亭建瑞門四水門二其橋之及廊之更鋪十有四
復與南月城類又鑿而出之謂之橫城城上之廊五間
一厦其門一斯北月城之制也其東晝長川以爲洫西
遊乎南盤別浦以爲溝悉通海鰌朝夕盈縮之波底澤
鱗介岸泊艨艟北截越王之故山派西湖以爲隍若鰲
之負如颶之置軒軒然翼翼然眞謂天設之府神開之
地也既而我公一旦際分席校鱗軍堵臺陳大會以落
之而言日惟閩越之爲藩屏也建汀之疆東其右巖干
而瓮萬溟海巨流瀕其左濤雷而滇霆信乎江山奇險
無以加之矧今新之以城壁城壁之以鐵石古人言得
地又言守地又言堅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城城
以堅壁信不疑矣然則吾之戴恩示土勤勤懇懇不以

江山奇險之爲奇險不以城壁鐵石之爲鐵石也修道
德尌神祇以居之毘沙門之天王自天寶中使于闐者
得其眞還愈增宇內之敬旋大夫芮國公荆渚之塑也
凡百城池莫不一之斯舊城之北往規也舊天王在子
城北也斯新城之制今城也且勝莫勝于開元寺尚莫
尚于寺之靈山阜寺之艮控城之一祖僧六葉爲其下
珉石一峯星其上廬山灣落星石上有佛舍級池撤寫
飛上奔揖足以象水精而瑩宮殿掀廓貌以衛城池爰
將擇工之精拔塑之妙製乎聖質俄然化出身披金甲
手擎鴈塔地祇下捧天將前擁光灼灼而加將動搖神
雄雄而若欲叱咤觀之告謂須彌技宅于是矣于闢分
身於是矣而復翼僧堂而右遂膊鍾樓而左袤矗錫百
莽其夏午蒲鯨六吼其脊加信爲塵間之北方連營之
靈域也訖命小從事酒刊貞石而碑之酒不敢牢讓齋
戒三日抽毫而書猗歟天王因果則釋氏猛勇則兵權
啟願而願從云戰而戰勝王如揮額汗以爲童子刦修
羅之師擊手塔以貯彌陀解天鼓之赴爰皆肸鄰克致
威通泊唐有土蕃之贊也頭而以行疹儀金以現人嘀
戈以生鼠與彼時之元應恭大同而小異況邇則成通
季鑾之侵蜀蜀人亟祈禍衣條以乘空目光燿以照地

蛇將奔穴龜竟全城如是則護南贍部洲豈虛言哉今
吾公之至誠通日月宏願貫鬼神以曠世之功業託無
生之法力豈昔時之有是而今日之不然哉雖體蒼蒼
而無言固乃昭昭而有鑒輒爲之銘其詞曰受命帝釋
封邑須彌金甲儀破藥义雄隨越七金山突修羅師入
大乘妙與聲聞差于闢分身皇居衛國若加善禱咸崇
聖力塞厲婷壓絕城戈戕虜騎猶東鑠　未北現以貞
饑亡乎悖德懿彼閩越大哉僂王伐鈸務本築城爲防
石取它山壤塹聯崗犖百厥雄累干乎廊刲鐵之膈疲
羽之祥奔馬響並馳車軌方巢鳳於樓蟄龍於隍如嶽
斯立如翼斯張不有依憑曷旌扃鎬台署俄啟神驅遶
設鐵巘卓堅滲矚睇映捧足神俯持劍將列月殿巍峩
靈山巖嶭法逮無生權唯有兵昔之若是今肯
忘情閩山永高閩江永清厥宜識之盤石斯城

唐亡梁

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十一月封福州閩縣坫琦里右廟爲昭福祠從福建奏請也又三年四月封福建節度使王審知爲閩王九國志開平三年四月封

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

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五代史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没者十四五後唐莊宗即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一境晏然淳熙三山志王奉身儉約至躡敝屨貨泉錄王審知鑄大鐵錢潤寸餘甚麤重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以五百文爲貫俗名謂之鋩尅與銅錢並行十國紀年閩史曰王審知爲閩王梁貞明元年汀州寧化縣出鉛置鉛場二年鑄鉛錢與銅錢並行好禮下士王倓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五代史補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爲讎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勾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

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
琛爲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
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憮然曰汝歸
語王審知父母之讎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
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
徐寅爾令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以用矣卽日戒閽者
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　又黃滔在
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餞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
遂請爲代謝牋寅援筆而成其畧曰衛諸斷索才從羊
續懸來列在瑚盤便到焉驪食處時人大稱之　黃滔
御史集丈六金身碑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
身而古今之世以諸佛菩薩其或鑄成塑成刻成其或
筆繪幅繪乎像不可勝紀兒多應現感通之身其非之
乎我公粵天祐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丈
有六尺之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繼之鑄菩薩二丈有
二尺高銅爲內肌金爲外肩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巍巍
落落毫光法相初我公登壇之三年乙未秋一夕雨歎
天清風微月明瑤兎無烟銅龍有聲俄夢天之西際燿
以照物綵雲鑣裂大佛中座嶽嶽以覲止熙熙而欹言
曰斷予一臂衛之一方既覺而思現乎形昭像也斷一

背誓誠也衛一方保衆也始嘉其毀姑默其事後剝其
意乃命自賓席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乘步乘之逮衆
庶其有植信根之深者睒慧燭之明者許一以金投吾
俸中將櫝于肆侯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卜境擇日鑄
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徐登上昇之地
其日圓空鏡然江山四爽粲爚之上騰爲烟雲盤旋氤
氤五色成文又有羣鳥或若鴻鵠或如鸑鶚交翔而閒
鳴自寅而及午斯佛也一瀉而成翌日我公禮閱之乃
與夢中一類其形儀長短大少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
別鑄而會其像大工慮其不就計以一臂別鑄而會之
乃暗符夢中我公神之而露其夢於是迎入府之別亭
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贍拜時不之息冬十有二月
丙申會僧千千以幡以幢以鐘以磬引歸于開元寺壽
山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于左右左右三十二
相足八十種好具螺纍纍以成髻珠隱隱以炫頷檀信
及門而膝地童耋遍成而掌膠夫如是豈非干百億化
身之一乎不然者焉得入乎夢而如乎神成乎形而如
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缺者哉其應現感通復爲之殊
矣大矣哉且先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也
者以無爲爲志之也授心印於虛空象也者以有爲爲

志之也覺慧力於報應論者感以之爲風馬會不謂象猶道之殺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不慎其像東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設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必能從容朴素遲同仁義詐僞未之亟蠹也奈何天將後之豈徙然哉豈不以仁義之生也曰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受至于列國之際强秦之立癸受之悖亶亶其躅天謂仲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迦牟尼於中土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雖人世之風波萬態逆飈而幽府之鐵縲一無苟免上智闇之若鏡之磨中智聞之若河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無則應現之爲有則河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爲無則應現感通之事彝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福一貴賤則爲禪教化之一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金厭地蓮厥宮張法橋以渡人無刑網以來俗世之敬之可也息之可也黷之可也繇是有委之國君委之大臣之旨既而委之則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聽代之生也有神僧識仗鈸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人讖築城之盛也契菩薩說初丙午歲我公至淸源未仕時有僧號涅槃于衆中駭而指之曰金輪王之第三子降人間幸勉之

專生殺柄又鬭之侯未嘗至宰輔晉時郭璞記曰南臺江沙合郎有宰輔相我公之登台席也江沙契焉又梁時王霸怡山上昇山在府城之西五里光敞丁未歲衢之爛柯山道士徐景立因於其仙壇東北隅取土掘得瓷瓶七口各可容一升木其中悉有炭上總盎一青塼刻文字云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未滿一千歲是有系孫列後來是三皇潮水蕩禍殃巖逢一乍問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閭𤹪其壇東南有阜英樹古云眞君於此樹上上昇其後枯矣至咸通庚寅歲復榮茂也又嫣山僧號大安頃坐西禪者乾符中日府城之到九仙三橋其中乃昔薛行化令之新城及焉夫神通爲佛魂交曰夢神非夢而窣通夢非神而不感我公之慶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設有二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絲雲緻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氣僕地經先之聲人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公詢翰林承旨知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偓中書令瑯邪王公滌右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瑯琊王公拯刑部員外郎宏農楊公承休宏文館直學士宏農楊公贊圖宏文館直學士瑯琊王公偶集賢殿校理吳部歸公傳懿旨以文學之奧北偃商侍從之聲齊襃向

甲乙昇第巖廊轀望東浮荊襄南遊吳楚謂安莫安於
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輙及館
值斯佛之成斯會之設俱得放心猿於菩提樹上歎之意
馬於清京山中我公乃顧慕下者滔俾刻貞石以碑之
滔以甲科忝第盛府紫招刊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於
厥旨經云作佛像之功德斗量海以有盡塵碎封以無
窮至若青黛之畫辟支一金之補毘婆戲為之而以草
木思見之而刻楠楦徧蛻現其生羽金其報而況令
乃儼至誠從靈感銅萬金乎千千虔鼓鑄於神仙
之山卜貞吉於水火數萬功累德豈可以邀以涯
而言之哉或日武之之其積氏令古靡倫奚報應之
昧乎對曰梁武帝帝隆釋不隆釋氏之旨所以然
也夫帝王之道理世也氏敎化人也理世之與化
人蓋殊路同歸彼宵之教故一夫不獲若已隕
諸隍中而濟度于是之萬有有情皆成佛梁武
帝則不以民之觸類凡一百功覬德則歸諸
已啼然不乳財力欲將三所所以以也令
我公為億兆而削頂剎言覺以私下以然司之
泉皆邦則忠孝於領以自與兵以以天之三如舊
焉闕庭大稱其美妝人則父毋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

壽山以昭皇祚辛西歲西巡發誓願以祝熊熊乞車駕
之復宮闕其二日報恩多寶定光追薦于先世其三其
四大中神光爲軍旅也爲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進于
上其三附于壽山定光大王意同平塔月三其齋或千
僧或千佛疏平誠首則君親次則罪旅人民而已後焉
況斯佛己之而不已與賓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
其地出明珠海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瑪瑙
幡幢瓔珞周乎多寶之湧也開元定塔基掘地丈有五
尺之深得寶珠坐以金錢又於海中得珊瑚樹凡二百
餘株矣夫其元既之如彼靈感之若此則斷一臂衛一
方斯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滔是輒奮筆而無愧爲其
詞日託入佳蔓鑄成鴻鑪毫光法相銅肌金膚恍惚現
形昭彰合符不有爲也其如是乎唇一其宇越百其區
伊閩之設于地之殊西城颬伋東塹熬隅匪德莫處惟
仁靡遡懿其橐篇飛作醒醐焦山草木不得不蘇若海
波瀾不得不枯仙花罔謝慧日帝徂永玆一方盤石其
都
淳熙三山志書建
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學以養閩士之秀者
屬諸邦僭竊獨遣使出海道奉
朝貢民不見兵革殆三十年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

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淳熙三山志甘棠港舊有巨石屹立波間舟多溺覆唐天祐元年瑯琊王審知具牢醴禱於神將祈之其夕雷雨暴作石皆拂解遲明安流如砥昭宗詔奬之賜號甘棠神曰顯靈侯三年賜德政碑五代史謂閩人私號誤 又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勅立王德政碑銘禮部侍郎于兢之文也碑今立廟中 大唐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 特進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上柱國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王審知德政碑銘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臣于兢奉勅撰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別九州堯咨四岳莫不束求良輔宏濟兆人彰克勤克儉之能垂可久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既茂勳勞宜標纂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瑯琊人也其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大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郡焉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惩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卽

太尉之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譽藹鄉曲善于和
衆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既鄉其名久以所屬泉
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軍病
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告頤有所依從泉牧遂
以郡委於仲弟審邦而與公偕赴王則積惡者屏去爲
善者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於是劃其
訛奬整其章條三軍無講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進
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晉
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
雅識理融明稟嵩嶠之其精得圯橋之妙畧及膺帝命
寵陟齋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莅政草樹逢春一
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
曩以運屬艱虞人羅昏墊農夫釋未工女下機旣統藩
垣勵精爲理強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
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污萊盡闢鷄犬相閑時和年豐家
給人足販圖既倍井賦孔般處以由庚取之盡徽夫述
職之道底貢爲先九丑爰庠於厥苞伍伯是徵於縮酒
雖甸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週阻艱亦絕輸賦唯公益堅
尊樊慎守規程松栢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天庫允
盈共仰勤劬咸知臣戢常以學校之設是爲敎化之源

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賓於國
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惟設險人尚爭雄
或因饑饉薦臻或以刻剝爲苦萑蒲易聚巢穴難探公
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實爲虐爾復何辜示以寬
仁俾之柔服遂數十年之氛祲遠致廓清一千里之封
壇旋觀昭泰張綱以單車入壘虞詡用絳縷擒奸以古
況今彼猾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實繁聚歛之
臣名額滋廣卽山鳩利任土庀財峻設闕防頗聞賙贍
洎纏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之輪跡鮮
至公按共程課令以權衙藍叶舊規尤彰宏業而又奉
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垂興導師如在虹梁雕拱
重新切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毘尼之藏而又盛興寶
塔多捨淨財日麗飛夤霞攢彩檻頑豔迴向遠瀨歸依
用俾羣緣皆同妙果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舟車
罕通賝賚罔獻　者亦踰滄海來集鴻爐此乃公示以
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慕華風宛土龍媒寧獨稱
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自燎熾西秦煙飛東
觀魯壁之遺編莫捄周陵之墜僑寧存亟命訪尋精於
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籤題森羅卷
軸夫四隣共守蓋當偃革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衡之

傳是以恢張制度固護基扃程功而莫匪子來作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嚴邑湯池會何足數折筋縈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茲永逸兵戈薦起帑庾多虛凡列土壖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權滯工貢以之而彌貸公則盡去繇苛縱其交易關譏廛市匪絶往來衡艫舟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轂摩肩競敦廉讓之風驟覘樂康之俗閭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通波篙檝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怪物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薦祀神祇有感必通其應如響答罷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晝錫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優詔獎飾仍以公之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為甘棠港神日顯靈侯與夫召神人以鞭石驅力士以鑿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貞金於大冶認勁草於疾風不有良臣誰康擇國尋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如故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彌新殊渥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然而物議輿詞功厚賞薄以為爵祿未稱疇庸於是異姓分封仍加幷邑轉檢校太保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公之仲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于茲黠馬皆調疲人盡泰公之性

惟雍睦氣真慍和韻契塤篪政倖胥衛可謂高明輝映
超絕一時者也公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
勳格穹昊德服華夷奉大國之歃盟為列藩之表率令
節度都押衙程贊及軍州將吏百姓耆老等久懷化育
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
著匪石情堅累貢表章願陳保證朝廷冀宏誘勸特示
褒揚將建龜趺合徽鴻藻就謬居清列會之雄文頌歲
嘗詠皇華往宣宸旨已於觀聽親飫徵猷令之執簡儒
毫得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賓無愧詞乃作銘曰日月
麗天舟檝濟川內外克父殷肱惟賢淮水長清綏順方
宰慶隨祚遠材為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德求瘼斯勤
頒條有則冠軍破疾付以師律政教翕張士庶革謐懿
彼閩越帥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擇汪洋元戎
啟行有典有則為龍為光高懸泰鏡理道自靜比屋懷
仁連營禀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其輸委無憚險艱
周征之衙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勿失輕徭薄賦謳
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邵杜鄉校皆遊葺紫來求雅道
靡靡儒風優優惟陁吹壽久依山谷冈恣陸梁竟欣柔
服法寶梵宇勝因所主崇構斯精福廢攸聚佛齊之國
祾之以德架痕自東縣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麟

臺灣爾武觀森然番鍤其勦雉堞連雲永制爾敵用壯
我軍關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
勞神改驚濤役靈祇力保千萬艘劉驥荷龍塤篪雍雍
惟邦惟翰以侯以公元帥梁王武步龍驤挺彼七德削
平四方公能事大推心斯在風雨無渝歲寒不改殊勳
茂績盡瘁宣力國之丹青邦之柱石位冠台鼎任隆兵
柄垂以徽章寵分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風貞珉是勤
岳之無窮天祐三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一日准勑建立
將仕郎前守京兆府鄴縣尉直宏文館王倜書　北夢
瑣言福建道以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
閩王瑯邪王審知思欲制罝憚於力役乾寧中囙夢金
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察囙命判官
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
具見山甫乃憇於僧院悳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
魚非龍鱗黃鬚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
行旅當時錄奏賜號廿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
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愚嘗畧得披覽而其本偶亡
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摟訪今之所集云閩於劉
山甫卽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淳熙三山志閩
縣萬歲寺新雨僧義收後梁時人貞明三年春不雨至

五月義收以膏爇指不雨積薪通衢祈七日自焚炬舉而後雨後遊洪州將歸俗遮留乃截左臂付之曰吾去後不雨出以臂必應衆塑其像以臂附之今眞身住寺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五代會要忠懿故福建節度使閩王王審知諡子延翰立五代史同光元年審知卒子延翰嗣爲弟延鈞所殺錢昱忠懿王廟碑文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功及於國道濟於民生居士茅没饗廟食者求諸前史罕有其倫是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跡沔陽致祭貲表舊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苟無所稱實曰誣祭惟忠懿王非誣祭歟公名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祖曄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於是郡遂世爲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監世父恁累贈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木始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析派若非降神之氣豈生命世之才公即太尉季子也形質魁秀機辨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交友學韜鈐之略者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之敵遠近服其義勇隣里推其孝

弟常有相者詣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
也而季當位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每遇陟岵興悲在
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焉乾符末鯨網全疎皃毛於屢
落摩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脫耒裂裳四海盡疲於
征戰公蓄憤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驚彎弧
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是　俟
時待價之　拯溺救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雖大
鵰未飛已具　乘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電之蹤屬
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霍邛之土宇遼言得志遂敢
無厭但思於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灾樂禍因乃大掠部
屬旁　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是公之昆季咸與
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遍侵四境緒內乏嬰城之計外
無善隣之助遂率衆以作竄欲避地而偷安玉石俱焚
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匪縱橫幸豫章懦怯之中偶番
禹殘害之後几經落輸賊或支吾自潮陽抵漳浦百姓
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不戢人慎無恒狃
蒲騷者終至敗亡奸莽竊者焉能長久動蓄自疑之志
轉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為部下所害公素敦
誠信累涉艱危既負出羣之才仍請武事之術且兵不
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推

謙事長必順雖與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子早
事二兄長常若嚴訓豈有弟爲大將兄居其下者乎遂奉
長兄潮以帥其衆仍獲清源爲所理之地公由是惡道
途之多梗憤貢賦之不通寶欲致理一方尅平羣盜外
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
大順冬　廉察遠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
尊奉題緘而不遜恣行誅戮因事綏懷人既類於倒懸
時合當於逆取公比綠觀釁因得徵詞遂舉勤王之師
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年而圍
年而堅壁遂陷范暉扁舟欲遯疏網難逃遂爲海人．
梟首以獻公既戮元惡乃布優恩凡曰脅從悉命宥過
用仁信以御下行慈惠以恤民令未浹旬已聞致理百
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明又能成功不居讓德
無媿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仲兄邽迭居舊邦武
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憝吳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
於尊征以其能務忠勤遠求薦擢遂奏授本道廉察及
泉州符印偕命焉彝朝廷以寰海挻灾久勞我武東南
靖亂獲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　禴禘之惠遂升本
州爲威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爲節度
副使獎勳績也洎元昆殂謝衆庶歸依公乃恭受遺言

式侯朝命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自從初授公檢校刑
部尙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將委什連之任攸居
貳職之勞一之日訓習驍雄二之日蘓息疲瘵用心數
月善政聞天於是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齋壇高築
軍幙大開分州司屏翰之權握從　鼓鞸之任未幾題
居使相特錫戶封方隆推轂之寄尤藉秉鈞之力當多
雖未弭聊同指臂之相須及具瞻有歸實賴股肱之迭
用式資補袞俾垂裳帷天復元年載正乾綱董光帝座
言念七閫之地　符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
武庫較十二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
逢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貢川陸不繫其
除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
欲酧懋德豈限彝章天祐元年夏四月封耶琊郡王食
實封一百戶爵爲龍蛇起陸戎馬生郊人心不厭於有
唐天命已歸於新室公知微不爽居闇罔欺梁祖之節
位也幾顧作解之恩繼舉疇敷之典三公互拜萬姓連
封呂尙帝師之尊官榮已極子儀中令之貴攻限維同
爵復進封閫王加祿州大都督長史道莊宗之建王業
也祕京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詔
遂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北闕之恩用係南門之寄公

方推拱極既効安邊惟治民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於綿鴑百靈無效五福先全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朝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愁老之悲豈慳錫終之典册贈尚書令謚曰忠懿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蕃養百姓得深溝高壘之故有披堅執銳之衆贍水陸之產通南北之商鑄銅於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袂投淝河之籌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其外涵大度內用小心慎刑既及於精詳擧事悉從於簡畧惟犯則不赦令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煖民惟道化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爲政矣言必皆中行罔自歎非正詞不入於聽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于之歌者心誠荒唐每當爍石之威未審櫟弱纔屬鷄鳴之後早見嚴喪以德報恩遠踰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厨饌以供給於是兵革之後庠序皆忘獨振古風鬱更舊俗豈須齊留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敎化矣懷尊賢之志宏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諭仙鴛驚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

迷而借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簪瑁之行其餘草澤
蒐羅魚車待遇者固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
天事地奉道饗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
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苾蓊散布於
諸方有作良因伽藍偏滿於樂國煉即山之堅固鑄丈
六令身鎔麗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爲已願乃庇
民此得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
常爲恃險之戒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盂數
郡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儔未能繼踵在佗變白尊
之忠固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
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冊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
人口忠節書於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迨茲陵谷變
遷箕裘廢墜寂奠闕以時之薦凄涼同乏祀之悲士農
工商慕舊政以如在潢汙蘋藻塋遺廟以不存丙午歲
我師恤都閭境向化遇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位鍾壓紐
運隅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絕之義既克寧
於民庶思咸悅於鬼神每念閩川所歸本由王氏而盛
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爐之香而春秋二時宜陳遊豆之
禮遂命以公舊第爲忠懿王廟仍黍常祀之數覇主豕
修於廢祭蕃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枝尙存故物豚肩

尊酒豢薦帷帑塑山庭月角之容立偕老于飛之像庭
廡未周於工績槐櫃旋改於光陰舊徑難尋已絕羅舍
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既乖　　之儀殊
欽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
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答福謙之祐遂申咸秩之典
凡日祠廟毀廢競出錢帛修完乃命衙直將躬授人工
旁接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咸新曾不踰時已
云告畢奢儉得以中度規制得以合禮朱軒粉壁隨晚
露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吐色挺曹筆則陰兵欲
動間郢工則神馬欠嘶步從悉周精靈如在剏以故鄉
將吏開幕賓絛當其草昧干戈履經勞苦洎自拊立臺
構盡饗崇高乃塑都押衙廷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
以祀享焉斯廟也前瞰清流右連淨剎一路自無於塵
雜四隣皆屬於幽奇曉霧繚開先露列總之岫疎鍾雖
近不驚繞樹之禽公昔也常游宴於斯令也復祠祭於
此始易宅而爲廟剏將廢而能興荷非陰德不袁令名
未朽又豈能身殁之後有如此之盛乎是叨居是潘獲
畢斯事仰嘉猷之未遠聽遺愛以長新爰屬短裁庶存
實錄燕然欽事雖有謝於孟堅娩首感人亦未多於叔
子乃爲銘曰極天曰嶽惟嶽有神蓄是英氣生爲異人

干宵利劍瑞世祥麟爰當季運寶庇蒸民唐德將衰羣
雄欲出陰霧弄地祇氣蔽日豺豕猖獗萑蒲縱逸苟非
偉才焉濟王室權爲巨盜緒亦朋奸欲亂中夏首居光
山誰爲英傑同羅險艱終則竄跡能無厚顏爰率部民
同徂萬里緒爲衆惡公得衆美因戮克人遂奉君子立
功著名自此而始漳浦既寧清源復平遂以政事授於
難兄孝實至性謙惟貞誠靜可羼讓亂則經營憤彼閩
川拊茲稗將苛虐漸篤政刑俱喪銳旅大驅凱歌連唱
克定一方式諧衆望始參貳職已播殊勛屛翰之美朝
廷備聞迨居重鎭繼事明君盡忠竭節松茂蘭蕙偃仰
大蒞廕麻五郡雖日功庥亦由時運二柄齊舉七德兼
訓令子令孫當年振奮貞王重望上相清規陵谷雖變
馨香不衰俯緣甲第遂立嚴祠年禩屢易籩豆或虧霸
主推恩亘時有待舊廟克新遺蹤不改奐爾金碧儼然
神彩靈睨芳
名千秋如在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

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于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九國志天成元年巳丑建國曰閩稱王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朞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頬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崇而卒五國故事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翰娶博陵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嘗以練縛侍姬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于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博陵之鴆故也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

與延翰不叶淳熙三山志美宅里祭酒嶺俗呼為進酒湛温光州人事王延翰官至御史大夫國子祭酒時延禀守建州與延翰有隙遣使覘之延翰命温往餞且鴆之温歎曰吾亡則齒寒吾寧以一身代萬人肝腦塗地引巵獨酌斃于嶺下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禀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九國志十二月辛卯延翰遇弒鏻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大師中書令封閩王五代會要唐天成二年五月封福建節度使王延鈞為瑯琊王唐封王延鈞瑯琊王冊文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使持節舒州諸軍事守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瑯琊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延鈞拱北辰星圖南巨翼五馬之聲光首出八龍之價譽相高既紹珪符俄從金革在原無惑咸推晉后之賢當璧有徵大叶楚人之望而又心傾皎月義惡浮雲建溪之誓帶如河閩嶺之礪山

齊嶽父風宛在臣節彌堅是命高建牙璋洞開玉帳錫以油幢瑞節廣其綠水紅蓮寵冠阿衡貴同緹騎尊以師而表敬實其戸而增封并示眞榮仍加懿號勉膺殊渥永保令終可依前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大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充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瑯琊王 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七月進封福建節度使王鈞為閩王 九國志天成二年五月癸丑以為節度使封瑯琊王三年七月戊辰進封閩王 初延稟與鏻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 冊府元龜閩王延鈞初封閩王表兄延稟為建州節度使累官至中書令頃之延稟以軍州委長子繼雄退居別地 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

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鏻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余良弼英烈王廟記惟王姓王諱延稟忠勇剛正之節五代史世家章矣圖經又加詳焉爰自朱梁正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授刺史逮唐天成初王延鈞嗣閩王位拜奉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侍中長興二年提兵往福唐未班師而薨後二年立廟於建城封靈昭王實延鈞龍啟二年當末帝清泰元年也晉天福末王延政據建州改元天德加封武平威肅王厥後閩地併入南唐保大三年封宏烈王　延稟子繼昇守建州閩敗奔于錢唐五國故事

延稟審知之養子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延翰既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立延鈞爲主自還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示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

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無諸市㫁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　長興三年鏻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巳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五代史延鈞審知次子唐長興三年上言吳越國王錢鏐薨乞封爲吳越王不報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二年七月封故閩越王無諸爲富義王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奏也鏻遂絶朝貢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淳熙三山志僞閩僭號改作踰制通文永隆之間宮有寶皇大明長春紫微東華躍龍殿有文明文德九龍大酺明威門有紫宸啟金應天東清安泰金德錢氏内附廢撤無畱者　又既建寶皇宮又建東華宮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淳熙三山志長興元年十二月延鈞惑道士言以其子繼鵬權知軍府事三年延鈞復位遣

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乃即皇帝位受冊于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爲龍啟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五代史未幾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于朝廷九國志長興四年正月稱帝五國故事延鈞僭稱大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啟即位日被袞冕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于諸寺齋祈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其共懇天順人有如此者淳熙三山志追封測爲秦國公追謚延翰日莊王升繼鵬爲長樂尹二月加尊號四月封平章事判六軍諸衛長樂尹繼鵬爲福王而閩地狹國用不足淳熙三山志僞閩時墾田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三頃一十六畝有奇白配錢二萬三百八十四貫四百八十四貫四百有奇斛斗九萬二千七百餘石外官莊田不輸夏稅惟徵租

米八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石有奇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鏻使彥視鬼于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鏻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淳熙三山志北廟遭愛門之外去州十里王姓劉氏諱行全唐末事其妻兄王緒爲將緒爲秦宗權所逼折其軍南徙以王爲兵鋒至漳州緒忌而殺之忠懿有國悼其死非罪爲立廟州北乾寧四年奏封武寧侯梁初累封昭威王凡出師捍敵陰助顯著貞明五

年備以聞於朝進封崇順王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撾擊其首鏻以語
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
言頭痛鏻以爲然卽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
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
吳人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
曰得文傑乃進鏻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
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
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
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
不及初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疏闊乃更其制令

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旣成首被其毒龍啟
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𨨏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𨨏
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
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
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
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𨨏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
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
以非殺之九國志王仁達延鈞從子也幼聰悟博覽羣書及長黠悟有機略善用鐵槊舞擐甲持槊上馬馳刺觀者稱其妙延鈞襲位仁達爲樓船指揮使王延稟叛與其子繼雄領兵攻福州仁達率舟師禦之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與語因刺殺之以首示延稟大慟士卒擾亂遂擊破其軍擒延稟以獻遷親從指揮

使領台州刺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胷臆延鈞忌之一日延鈞宴羣臣酒酣顧謂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沖爲强臣所蔽故有此擧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美惡陛下皆見之動息飲啄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以聰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以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即欲殺仁達私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畧當吾之世猶可駕馭觀其詞氣非幼主臣也後竟誣以叛誅之

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荅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陳金鳳外傳陳金鳳閩主王延鈞之后也延鈞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宮女裸卧又遣使于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浙卿於內令宮女隔屏覘之已延鈞修禊與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沉麝之氣環珮之香蓮於遠近逐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十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

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鬭綵舟青蒲紫蓼滿中
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士女綺繡夾
岍雜沓如市 又延鈞爲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爲梲
榆琉璃爲檽瓦 檀楠爲梁棟眞珠爲簾模範金爲柱礎
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
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
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
歸郎鏻婢春鷰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
氏以求春鷰鏻怏怏與之
陳金鳳外傳小吏歸守明弱
冠白皙如玉延鈞嬖之日侍
禁中貢綵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于
金鳳造縷金九龍帳于長春宮極其靡麗延鈞歡甚益
昵歸郎日宿于內不出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
一歸郎後李倣盛飾其妹春燕以進册爲賢妃不復御
九龍帳矣元夕御大酺殿觀燈賜宴名賦大酺樂前翰
林學士承旨韓偓賦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

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　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
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
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爲鏻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
可殷于家明日九國志永和九年十月庚辰　晨朝鏻無恙問倣殺可
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鏻聞鼓譟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殊宮人不忍其苦爲絕
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
惠皇帝廟號太宗五代史清泰元年遇弒子昶嗣　五國故事鏻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
　九國志謚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
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五代史昶嗣僞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　九國

志既弑鏻明日辛巳即位改元通文五國故事昶本名
既而稱節度使奉表于唐繼鵬僞封福王即
鈞之長子也鈞既爲皇城使李倣所弑而立昶昶遂改
元通文　册府元龜王昶僭號以其子繼恭爲福州節
度使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
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
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啟聖門奪倣首奔
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淳熙三山志天福二年十月命
繼恭奉表于晉請班郎都下　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封昶閩王拜
其子繼恭臨海郡王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遣使貢奉至闕止稱閩王其子繼恭稱節度使
晉祖乃下制封昶爲閩王淳熙三山志三年十一月
晉封昶爲閩國王封威武軍節度使繼恭臨海郡王別
賜昶赭袍辭曰既襲帝號請不行策命　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

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清異錄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旣醒慚悔集書籍凡因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于終身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荅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于是以元弼下獄册府元龜天福四年十月庚戌昶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使僚佐鄭元弼來朝貢其方物致書於執政曰閩國一從興建久歷年華見北辰之正位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

願言遐想文不逮誠遣邸吏林恩列狀申述王子詔曰
朕仰承天命肇明帝圖負扆非尊若生在念旰食宵衣
而修庶政惟恩示信以御萬方要荒未綏責躬勤止誕
敷文德不懈夙心乃睠甌閩素稱藩翰王昶昨修傾向
來効貢輸朕亦釋其前非待之厚禮越輩方之常例崇
列國之真封爰及繼恭並升方伯不意恃其險阻肆彼
僭差矯誣上天抑侮君子左散騎常侍盧損等泛舟陽
海持節遐陬王昶自大自尊不迎不見寢停詔命脅辱
使臣遣鄭元弼再詣闕廷使林恩別陳狀訴驟君臣之
事體希書札以往來悖禮慢言長無畏忌朕顧惟寡昧
虔荷景靈所慮德之不修豈患人之未服然以失道傲
義引惡忝常人祇之心擯怒俱至是用懲其跋扈何須
振以威刑鄭元弼等處此亂邦罹茲虐政諒非獲已良
可哀矜宜令所司切加安撫所齎文字及諸貢物不在
通進并諸州綱運等勒林恩鄭元弼管押速歸兵部員
外郎李知損等奏曰王昶僭踰名器擾瀆朝廷雖天罰
之未行在國章而當正所頒詔命過示寬恩且匹夫犯
法之賊尚猶徵納而遐裔不臣之物豈可放還伏請禁
綱來人籍沒綱運帝可
其奏林恩等即時下獄
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

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祀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洛中紀異錄祀既爲朝命所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將籍沒之物爲贄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僞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不敢拒之既祀又遣使于契丹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祀亦好巫清異錄閩祀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祀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令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燕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馬令南唐書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祀封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黑煞神君丙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姬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遊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詰且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於淡游叔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噀之

命鎚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譲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貧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靜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若送之陸游南唐書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有陳守元亦道士刷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清異錄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又拜陳守元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爇則沃以蔗合油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薫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淳熙三山志佛國院孝順里二年置初陳守元以左道事王鏻因築寶皇宮又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像日作

樂奏章祈太一神丹逾年雙鶴徘徊而下以爲祥遂僭號於宮中此其地也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鷰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陳金鳳外傳繼鵬紱延鈞自立以春燕爲后欲廢元妃李氏宣徽使葉翹上書極諫繼鵬批其尾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又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于他軍淳熙三山志乾符假擾陳巖置九龍軍王氏繼之稱立龍虎天霸等六軍及拱宸控鶴宸衛三都以自衛迄于五季有曰金勝百勝橫衡海路捉生護閩營壘故號斑斑猶在　清異錄王昶傾金錢市名馬凡得

五匹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拱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從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九國志通文四年閏七月辛巳夜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淳熙三山志通文四年王昶奔王梧桐嶺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五代史昶改元通大後遇弑審知少子延羲嗣　九國志謚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

宗　五國故事祀性狂猾忠懿之勳舊悉屏去之威武
軍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
取延羲于私
第而立之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
隆　九國志延羲自稱節度使閩國王時通文四年閏七
月壬午也是月改爲永隆元年又奉表于晉在國仍
用天子制　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十一月進封福建
節度使王延羲爲閩國王　通鑑考異晉高祖實錄天
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曦威武軍節度使閩
國王　五國故事延羲審知之第二十八子也延羲郎
位改元永隆移書于隣國曰六軍踴躍于門前羣臣歡
呼于日下　清異錄王曦紹僭蹕梁闕越濫刑不道黄
峻日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　崇妙寶聖堅牢塔記
守　柱國賜紫金魚袋林同頴奉
撰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　慧大師賜紫僧无逸奉
書夫古之塔者兒童聚沙授記聞諸金僊子鬼神碎賓
成功歸彼鐵輪王令之塔也非實非沙彌堅彌大鑿鞭
來之巨石狀湧出之浮圖是故人但有心佛亦無體心

以不貪爲戒寶即同沙體以不磷爲名石還勝寶我當
令　文聖光德隆道大孝　君臨域內佛在王中
雖日惣萬機且躬行十善嘗曰植福靡因平地賦命弗
自乎天猶吾基構之肯承亦我梯梁之夙設而今而後
念茲在茲　三年歲次辛丑冬十一月上視朝之暇
顧謂南面城中西來山左林繁簷蔔重滿國以馨香艸
偃茲薝占度年之蒼翠可安之窣堵鎮此高岡是月八
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暨　年
月良工告成凡二十六門七十二角并隨層隱出諸
佛形像共六十二軀鎔是影籠千室猶趨潤礎之隅勢
入重霄已戴補天之色壯矣哉壽嶽因之永固他山爲
之一空設使王日毘沙肇應不動臺稱壘土比則非牢
作之者莫與爭功目之者自然生善臣叨承山紓俾屬
受孕瞻八面之貞明相高聖德舉一隅之磨琢界類微
才將何確論宏規虛忝堅令善誌邦於文罷特地魂驚
蓋不容揖讓洪儒彫鏞翠王唯深幸矣敢直言之永隆
年歲次　月　日記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
德賜紫　文於篆
孝皇帝王曦
碑在福州府

鑄大錢以一當十　十國紀年閩史王延羲永隆四年八月鑄永隆

通寶大鐵錢以一當鉛錢百泉志案此錢徑寸四分重十銖二絫文曰永隆通寶字文夾漫制作不精以銅爲之五代史不載錢文十國史又遺銅品此錢計當時所鑄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

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答

文獻通考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

稽神錄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且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日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潤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至牆壁煥然可愛人聞之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

五國故事延政延曦弟即位乃請以建州爲威武軍延曦不許因授政爲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爲鎮武後復僭號大殷皇帝改元天德

數舉兵相攻

稽神錄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久建安人李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

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搆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於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巳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旣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于民也剖棺斵尸弃之水中曦性旣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清異錄僞閩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

呼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新芽堂中設傾筐會又有得福建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于閩王曦遇通文之禍爲內侍所盜轉遺貴臣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五國故事延曦在位爲長夜之飲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殺王氏遂滅連重遇弑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淳熙三山志永隆三年九月以瑯琊王亞澄爲威武軍節度副使封長樂王乃遣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于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九國志正月乙酉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

于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五代史延羲嗣僞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遇弑兄延政自稱帝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爲李景所滅九國志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稽神錄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林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于延曦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羲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南部新書王延政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聞有五縣天子 錢譜天德重寶僞殷王所鑄之錢漫

有殷字泉志閩史曰王延政天德二年鑄天德通寶
大鐵錢一當百董逌曰建州王氏錢面文天德重寶背
文穿上有殷字余按王延政以建州建國明年連重遇
稱殷通寶重寶之異亦當此鑄二品耳
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啟
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
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
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
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
州許文縝守汀州九國志許文稹泉州同安人少事審
知爲給使累歷內職昶襲位遷文思
院使延羲立改金吾使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
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黃紹頗守泉南而臨汀亦叛以應
文進留從效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稹懼乃諭郡人
歸款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爲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

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稹率衆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明年文稹率軍吏赴金陵璟復以爲汀州刺史未幾改蘄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薦文稹有武幹璟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爲周師所破擒文稹世宗釋不誅璟割地歸欵世宗放文稹歸璟以其失律不復用歸同安坎壈而卒

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冊府元龜王延政僭號以其子繼勳爲泉州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淳熙三山志開運元年朱文進弑曦自稱閩王稱藩于晉

十二月閩王使人奉國璽歸于王延政丁酉林仁翰斬閩王及連重遇殷將吳成義入福州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五代史補江南爲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宮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爲經數日爲且與草設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爲與奔者俱械而送爲臨刑詞色不撓且日嵇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爲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九國志黃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爲鄉兵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仁送首于建安迎延政歸于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仁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爲福州在城鎮過

使繼昌庸懦無馭下材人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子戮於市發兵討之時仁達已推立卓儼明令仁諷為城西門軍帥以捍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軍大敗退而謂繼珣曰忠信仁義士之所守也舍此無以立吾頃在建安嘗攻伐令見利忘義不能慎守晚節是不忠也富沙託子於我曾不營救中道而變是無信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是不仁也棄其妻子使為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沈九浮且久歸地下何面目以見之因附膺而哭繼珣曰大丈夫殺身銜名何顧妻子且置是事無輕泄也建軍既退左右以其言白仁達翌日擒斬之并殺繼珣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王壺清話建州老僧卓嵓明戒檢清潔精持無怠徒衆甚盛其右目重瞳垂手過膝嵓明自厭之謂其徒曰此吾宿世究業有此異相必為身累出家兒安用此為及江南收建州以上將祖全思查文徽卒衆襲建師夜出隔水而戰陣陷文徽潛師以出繼之以輕銳腹背夾擊建人大敗踰城而遁保建安及歸無主內臣李義者以

嵓明有重瞳之異可立爲主遂推戴爲建安主嵓明笑謂衆曰檀越何誤也吾修眞斷妄觀身如夢君雖推我奈無統御之術果爲李義所殺義自稱留後

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

甕牖閒評重瞳未必皆佳也史記載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成否桀可知矣五代時李後主煜一目有重瞳後竟歸朝以死其後建州一老僧卓儼明兩目皆重瞳內臣李義聞之强推戴既而爲義所殺亦自無其福也

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

五國故事僞朱文進者王氏時爲客省使既弒其君延曦乃稱藩于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留從效殺文進所署刺史文進發兵攻之爲泉州所敗連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爲淮兵所阻指揮使李孺贇乃推僧卓儼明爲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方達將自立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幾殺之自立孺贇本名達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充福建節度知閩國事復求爵于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僞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觀復不聽命遂爲江南所攻告急于浙發兵救之閩解乃覲于浙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爲浙兵所戮其弟孺贇亦誅焉

而景兵攻破建州

九國志楊思恭建州建陽人少俊爽好學有心計事祖爲同安尉延政聞其名辟爲節度巡官襲位遷戶部尚書時兵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爲僕射錄國事增山澤壠畝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筭道路側目號楊剝皮唐兵至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列寨相屬斥堠甚明唐人不敢逼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詰責之望對曰江淮問多精兵將帥練習戰事未可輕敵陛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衆以屬於臣安危之機在此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爲萬全之策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侵軼百姓叛逆睡不交睫食不知味且彼之衆不過數千蹶涉山川師無停權將軍擁衆盈萬兵精馬壯今乘危投隙與之角戰是以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望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

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
者衆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 又王忠順
泉州人隸本城爲鄉軍與從效同殺黃紹頗遷爲軍校
江南兵逼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衆赴難延政屯西
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效
首誅兇黨克定泉南踰越巖險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
赤也令當魁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
中衆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爲王氏
臣令視其危而叛去天下皆皆有容我者乎衆感其言
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衆歸泉州
追兵不敢逼 退朝錄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
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爇殆盡 石林燕語章
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爲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
一日盜至不能敵遣二親校請兵于審知後期不至將
斬之練氏爲請不得即密取奩中金遣二校摘使逃去
二校奔南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時均已
卒矣二校聞練氏在丞遣人賫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
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併及矣練氏返金帛不納曰爲
我謝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
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

二將威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子五爲練氏出郇公與
中公皆其後也　胡錡耕錄藁章郇公得彖之高祖建
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
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
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
南唐後爲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
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
居此城夫人植旗于門且我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
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
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
居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與子孫及第
王逹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後亦八房子
孫出繼五房耳　夢溪筆談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
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
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遣人謂部將
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
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
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
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
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同百姓

誓死不獨生也詞氣慷慨發于至誠不得已爲之哉兵而人一城獲全至令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後也

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

五國故事延贓遇害闔人有迎延政者會爲淮兵所攻不能下其子繼雄至文進拒而殺之延政終歸于淮南加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

淳熙三山志開運二年延政以從子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長樂尹鎭福州三月李仁達殺繼昌立僧儼明奉晉正朔五月殺儼明自稱酉後奉唐正朔亦朝貢于晉七月延政稱臣乞兵于吳越八月唐滅延政謚爲福恭懿王

五國故事延彬邽之子忠懿之猶于也邽死褻其父封于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衛日易一汗衫能爲詩亦好說佛理辭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宅中聲妓皆

人將求妓必圖已形而書其歌詩于圖側題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邽初領兵至泉州舍于佛寺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鶴一栖于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寳侍郎朝廷援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淸軟錦披袍

摧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鸎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是歲景保大四年也

淳熙三山志光啟二年丙午入閩有神僧黃涅槃人就問之僧云騎馬來騎馬去滅之明年歲大丙午蓋六十年　五國故事忠懿嘗問山僧國祚修短僧日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　稽神錄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五代史補王潮之來福建也偵連帥陳巖卒子婿范暉自稱留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爲福建觀察使至其弟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稍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嗣無識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爲子祀殺祀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羲改元永隆延羲不恤政事國亂爲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卽王氏之遠祖爲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時受二阜莢樹因其下築壇爲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盧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自爲讖

藏之於地唐光啟中爛柯山道士徐景元因於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一乍間未免有孫消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爲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閩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爲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於洪州時鍾傳爲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爲已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所重因入謁蔡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於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嘗爲上藍所知乃使人賚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問國之休咎使同上藍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答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令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爲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羲爲連重遇所殺諸將爭

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益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閩書閩縣梁山一名金鰲峰五代徐知證知誨平閩屯兵處也二人常下江平閩閩民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圖像奉之一旦謂衆曰不忍汝遠來歲當別及期相繼化去未幾神降于人言並奉帝列職斗宮以祐下土于是閩人立靈齊廟祀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博濟眞人江王知誨曰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眞人饒王祀禮既虔禱無不應畱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淳熙三山志開運三年八月李宏義稱畱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宏達九月後主授宏達節度使知閩國事奉晉正朔漢十二年李宏達稱臣乞兵于吳越王錢佐乾祐元年七月宏達朝于吳越以弟通知福州　畱後吳越賜名孺贇十二月孺贇謀叛鮑修讓斬之　又梁開平

元年王審知築南北夾城謂之南月城北月城李仁達時唐兵攻之不下初王氏築城令陶者印甎悉爲錢文及兵退仁達果歸錢氏青箱雜記王審知治城城有錢文惡之命剗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而歸欵于金陵既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于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 錢塘傳載畧福州王氏有國閩王土人語音詭異呼兩浙爲東鹿亦不詳其字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門奔入報達之鈞曰寡人土雖不可屬東鹿從鈞遇害子又去國延羲身害國亡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宇義始初言東鹿或作年紀之紀自已之已紀獸鹿文字方定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冊府元龜五年閏七月景所署泉州節度使留從効遣部將蔡仲贇齎閒道奉絹表

起居從劾本閩中王氏之偏將王氏失國從劾據漳泉
二州附庸於金陵金陵僞署爲清源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封晉江王已十餘年矣至是聞帝平定江淮欲歸附
于我故先遣使奉表來上帝優詔荅之六年五月從劾
遣別駕黃禹錫奉表來上表云臣聞日月貞明萬方咸
紹帝王英睿無所不通竊以閩嶺五州古來一鎭僻陋
雖居于遐陬梯航常奉於上京每因王氏末年建城失
守干戈擾壤民庶蒼黃臣此際收聚餘兵保全兩郡北
連颐越南接番禺況屬貢路未通所以親鄰是附今則
伏遇皇帝陛下道佯諸聖運應千年布文德于中原紹
武王之丕業憶昨上遵天意聊議南征矧以金陵已歸
皇化莫不華夷賓服文軌混同然臣嘗覽史書署知往
昔竊見孫權鼎分列國地有三吳及于季年臣於大晉
諸道各仍于舊貫陋方率貢于中朝惟彼前規無殊此
日臣生居海嶠實慕華風輒傾葵藿之心恭向紹臨之
德仍進擲豸通犀帶一條白龍腦香十斤　五國故事
叟從劾泉州桃林人父諱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
進等俱爲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王氏以其將黃紹頗
守泉州從劾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之文
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尅建州從劾首請江南之命累

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歲發疽死　九國志留從效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爲衙兵征臨汀以功遷冗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羲據福州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從效與其部校王忠順董思安謀同殺紹頗迎立王繼勳爲刺史從效自署爲平賊統軍俄而文進率兵來攻從效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於是人心悉歸於是從效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效遂封繼勳送於金陵李璟以從效爲清源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效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于海與福州世爲讎敵南限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鄞水皆徭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徵夏歛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泣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效起自行陳知人疾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內清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爲郡人妻從效每給其衣食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開世宗征淮南從效遣衙將蔡仲興爲商人以帛書置革帶中由岳鄂送款內附久請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便不許宋朝

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張漢思陳

洪進封從効遷於東亭漢思自稱留後從効疽發背卒北宋編年留從効卒兄從願之子紹鎡嗣領軍務未幾衙將陳洪進誣紹鎡謀附錢氏執送於唐推張漢思為留後其後事具國史原注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書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識以為據遂以王潮光啟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為六十一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參于識書繆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五國故事留從効建隆壬戌歲發疽死眾立張漢思為帥以洪進副之初從効有泉南之地洪進為大將且與張漢思同列從効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于江南以洪進為節度副使漢思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能而地震漢思惶惑洪進怨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入衙署取其符印而廢之洪進乃請命于朝廷授平海節度

使太宗即位乃修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終於中書令諡忠順　東都事畧陳洪進字濟川其先泗州人也曾祖爲閩官遭亂因家泉州爲仙遊縣唐光啟中王潮陷泉州以福州觀察使王審知爲副潮卒審知據其位梁冊審知爲閩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繼踰年而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子昶嗣被逐而叔延羲立以其弟延政爲建州刺史既而背命立國號商六年閤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進以奪其位復號閩時晉天福七年也文進以黃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漳州刺史許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王氏爲羣逆分據指揮使留從効王忠順董思安謀復王氏於是募敢死士五十人而洪進與焉夜擒紹頗殺之立延政從子繼勲欲送紹頗首于建州奉延政爲主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行道逢賊語以泉福已定賊遂潰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既而程贇立延政從子繼成許文稹又以汀州降而朱文進爲連重遇所殺福人亦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明年留從効劫繼勲使降江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効泉州刺史進清源軍節度使以洪進佐之進職統軍使建隆三年從効死洪進誣其

子紹鎔將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患其專將圖之一日洪進袖大鏁鏁其門叩頭謂漢思曰軍使速以郡印見授漢思皇懼急與之即置漢思別館使告江南而李煜遂授以清源軍節度使自太祖平澤潞下維揚取荆湖威震四海洪進大懼乃請命于朝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拜洪進節度使及江南平吳越錢俶來朝洪進亦遂入覲至南劍州聞太祖崩乃歸鎮發哀太平興國三年來朝即以其地來歸太宗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封杞國公進封岐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續通鑑長編宋建隆三年留從効既來稱藩又聞唐主南遷疑將襲已頒惧乃遣其子紹鉷重偕往謝又僭遣使假道吳越入貢紹鉷至豫章而元宗之喪已東歸紹鉷因抵金陵唐主留之亦遣使厚賜從効未至而從効疽發背死少子紹鎔掌留務據無何吳越遣使聘泉州紹鎔夜召其使與之燕語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鎔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紹鎔送于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爲留後已爲副使　又乾德元年四月張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副使陳洪進漢思諸子並爲牙將頗不平圖害洪進漢思亦患其耑乃大享諸將吏伏甲于內將殺

洪進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以告洪進洪進亟出衆驚悖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嘗嚴兵為備洪進子文顯文顥俱為指揮使勸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癸卯洪進袖置大鏁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閣洪進即自外鏁其門謂漢思曰軍吏以公耄荒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迕不知所為乃自門扉間投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不能為政授我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外舍以兵衛送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

又閏十二月唐主以表言陳洪進首鼠兩端不可聽乞寢其旌鉞上復詔諭之唐主乃聽命

又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己卯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以陳洪進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樂善錄陳洪進初與張漢思為留後左右將從効死洪進推漢思為留後而已為副使漢思老且慵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為此山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向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在

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思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思得以壽終行雲聞而歎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顗文頡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